



人文记忆

◎怀钰

在红河学院，有一些植物，既能治愈眼与心，又能慰藉唇齿与脏腑。我曾骑着一辆链条松散、吱吱作响的自行车，游走于校园的绿化带间，扮演着“流氓”，专挑枝丫间的甜蜜“下手”——鲜花、嫩叶、果子。这些零碎的探索，被我一一记下，就有了满满一备忘录的“盗果攻略”。

那段日子，宿舍鞋柜顶上还住着一位特殊的“小房客”——一只缺一小尾巴、巴掌大的草龟。我找了个白色无盖的周转箱给它做窝，本想临时安置，却因懒惰，直到不再养它那天才挪动过箱子。我给它取名“花珍珠”，因它周身布满了珍珠似的斑点与网状花纹。

花珍珠胃口很大，一顿能吃下接近自身体积三分之一的食物，冷、热、生、熟都不计较，尤其爱吃水果。每当有人走动，发出些许响动，它便迅速亢奋起来，在仅没过背甲的水里快速爬动，小爪子挠得箱体沙沙作响，鼓出一串串水泡。随后它找准位置，后腿紧紧地蹬着箱底，前肢攀着箱体边缘站立起来，脖颈伸得老长，眼巴巴地望着我们讨水果吃。

我们宿舍外面是一湾水泊，以及饱受滋润的小花园。据说在建校之初，这里几乎是森林，后来改建成湿地公园。每每念及此，我都有所思：喧嚣校园中的这片森林，会感到孤独吗？

大抵是会的。它们与哀牢山的联系被围墙切断，根部每周都有人浇水，便不再费力往深处扎根，一场大风就可能吹倒几棵树。树下洒满了除草剂、杀虫剂与驱蛇粉，凤蝶、蜜蜂、熊蜂都不会来，只剩下小果蝇承担着授粉工作，却时常力不从心，许多花朵徒然开了又谢。

很多绿化带都是无聊的，天南地北的灌木丛都被修剪成规整的方块。红河学院博雅宿舍园区亦是如此，只是有恰到好处的那两棵枇杷树与棕榈树点缀，那种易于被人察觉的生命力才降临。棕榈树挺拔高耸，周身裹着尖锐的木质层，涌出一团团浓密的纤维，像披了件硕大的毡毯，在湿热环境中显得格外有个性。可惜它叶片稀疏，遮不住风雨烈日，也没有香甜果实吸引鸟兽，连学生都极少驻足，算得上校园里最孤单的树。寒潮来袭的清晨，它孤直的身影在大雾中愈发清晰，静静承受着北风。

枇杷树则截然不同，横向生长的枝干撑起硕大的树冠，细密的金黄小果球挂满枝头。成熟季一到，嗜甜的小虫就嗡嗡作响，热闹不休。低处，枝条上的果实早已被摘空，我们只能仰头张望，看阳光碎屑在果实间跳跃。那些金黄的小果子，黏软香甜，扣人心弦。剩下的硕果挂在高处，唯有飞鸟与想象能够抵达，反倒更诱人。

从博雅学生公寓到昆明学生公寓的路上，有3个时常满溢的池子，里面的水菖蒲极其肥大，汁液饱满，荷花亦发育良好，叶盘极高、极大，瘦弱些的青蛙几乎蹦不上去。池边一丛茂密的杂树，青、

草木人间 校园琐记

绿、深绿、淡黄各色交织，像斑斓的虎腹。其中有两种可食用的果实：杨梅与蒲桃。

杨梅，植物界的主角之一。可冰镇、可干炒、可炖汤、可泡酒。红河学院的杨梅久久无人打理，挂果极多，果粒极小，甜度极高。

蒲桃，一种名气很大但并不好吃的水果，可是香味实在太过诱人，持续深嗅，却久不下嘴。

时常有情侣拖着长长的竹竿来打果，随即在宿管的叫骂声中抛了竹竿迅速消失，大难临头各自飞。

我胆小如鼠，口腹之欲却又臃肿如猪，更何况还有花珍珠要养，便时常对这几株蒲桃树起贪念。我常骑着自行车守在路边，一旦发现有人驻足抬头眺望果超过片刻，就会立刻从树丛里取出提前藏好的长竹竿递过去，郑重其事地帮忙放哨。我甘愿做这股“狗腿”的带路党，只求打下的果实能分我一半——让我自己动手，却是万万不敢的。

草木人间，我们身边从不缺这些平平无奇的草木。这组随笔写了许久，记录的都是庸常生活的碎片。在庸常之中，我们有时终究要独自面对一些事物，即便身处人群之中。当脚步慢下来时，这些微小的生命便会向我们展露精彩的模样。对于它们，我总是赞美之词不在乎过度丰腴，批判之词都仔细得极其骨感。一些东西比云还淡，一些执念比风还轻。在物象之境，有些形象就是如此，不慕阴晴云雨，不避去事流年。

庭中草木依旧，我们在其侧演绎着世俗日常。

“我与民政”征文

外婆的社保卡

◎马昕然

直到小王把那张社保卡递到我手里，我才真切体会到，什么叫“政策长了脚”。

那天傍晚，元阳县逢春岭乡逢春岭村委会的小王敲开我家门，将一张社会保障卡递到我手里：“外婆的高龄津贴办好了，卡给您送来。”她笑容真诚，额角带着穿街过巷的细汗。我一时没反应过来。上个月回老家，顺口问了句80多岁的外婆能不能办高龄补贴，顺便在村委会填了张表，心里还盘算着下次回来要补哪些材料、跑哪些部门？没想到，这就办妥了，还送上门？

外婆普通话不好，颤巍巍地接过卡，拇指一遍遍摩挲着上面的国徽，用哈尼语反复念叨：“好呀，好呀，国家好，你们好。”我看见她深陷的眼窝里，有些亮晶晶的东西。小王一边教我用手机查余额，一边解释，“系统里看到外婆年纪大了，我们网格员核实了一下情况，符合条件就直接启动办理流程。不用你们来回跑，卡办好了，我们顺路就带上来。”她说得轻描淡写，却像打开了一扇窗，让我窥见了红河民政正在悄然运转的一套精密而温暖的服务体系。

这张卡片，记下的是一场以“数据跑路”替代“群众跑腿”的变革。依托数字化政务平台，信息得以在部门间高效流转、共享核验，民政网格员深入基层精准对接需求，全程贴心服务，让惠民政策如同涓涓细流，自然顺畅地抵达每一位符合条件的群众身边。

这张卡片，连起的是一张以“服务网络”替代“单一救济”的温情体系网。送卡的小王，总会多问一句外婆的生活近况，提醒最近村委会要举办的活动。没多久，小王送卡时留下的电话，便成了外婆和朋友们的“民生热线”，向上衔接低保、救助等托底保障政策，向下贯通社区食堂、家庭医生、适老化改造等关爱服务。它把过去零散的“单一救济”，编织成了环环相扣的温情体系，构建起“大民政”服务格局。

这张卡片，承载了一份以“人心温度”标刻“政策精度”的为民情怀。最触动我的，是这张卡片所承载的“懂得”。在红河州这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民政工作的温度尤为具体：它可能是社工用民族语言讲解政策的耐心，是尊重习俗推行绿色殡葬的包容，也是为特殊家庭开通便捷通道的务实。小王来家里走访时，总会特意用少数民族语言慢慢解释政策，将重要政策“翻译到户，解释到心”。这种对习俗与语言的尊重，让冷冰冰的政策文件有了直抵人心的温度。

如今，外婆把那张卡片和她的身份证仔细包在一起，收在枕边的小木匣里。她未必经常使用，但这月月准时到来的“响声”，是岁月尽头最体面的“秤砣”，让她心里踏实。

诗红河

年味（外一首）

◎周丹

年味从一月里走来
暖阳、蓝天和寒风
组成了今天的琴弦
轻轻拨弄着慢慢变长的白昼

流水还在期待着落雪
我和我的书已经期待春天
时间长河里，踽踽的
不只是游子的脚步
还有古镇里的炊烟

日光下，影子越拉越长
向着红彤彤的炉火狂奔而去
端起一碗饺子
就像端起一碗雪花
一脚踏进母亲的思念
一脚踏进故乡的烟雨

回乡

走过几株香樟树
我才发现季节在风中的批注
有踩上去酥脆的落叶
有冒出鹅黄的新芽
似乎时光，在同一节点上
同时接续了尾声和扉页
它不是轰隆隆的巨响
也不是怯生生的摸索

冷风是有的，一阵一阵
掠过屋脊和树头
像哨子划过的声音
低沉地迈入远方的山谷
这声音，带着一股子寥廓的决绝
和青山同频
和我共鸣

同行的人还多吗
旧居的守岁果依然守着院子
守着游子的归期
回乡的旅程，步履匆匆

故乡在前方，越来越远
它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
一个具体的院落
而是一些声音，一些气味
一些久久屹立在土地上
亲人的呼吸

曹蔓夫、李海清 摄



笔走彝寨 墨洒乡愁 《画说弥勒》《画笔下的弥勒》出版发行

◎朱海楠 文/图

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政协弥勒市委员会编纂的《画说弥勒》《画笔下的弥勒》正式发行，这两本书以漫画绘本的鲜活形式，将弥勒这座城的灵秀与底蕴娓娓呈现在读者眼前。

《画说弥勒》由漫画家李昆武绘画、梁刚撰文，凭借“图文并茂、故事性强、易于阅读”的鲜明特点，让读者在轻松地翻阅中读懂弥勒的历史变迁与时代新风。全书以弥勒摄影师弥青山与法国摄影师雅克·洛丹的11天漫游为主线，将熊庆来故居的书香、东风韵的红砖奇境、可邑小镇的民族风情等景致串联成篇。年至七旬的李昆武多次深入弥勒城乡采风，以现代眼光审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自然生态，用形神兼备的笔触，全景式呈现了弥勒的发展脉络。该书的诞生是“众手成书”的典范，本土艺术家参与提纲拟定与初稿修改，执笔者反复打磨文本，让每一段文字、每一幅画作都饱含对这片土地的深情。

如果说《画说弥勒》是讲述文化的“故事书”，《画笔下的弥勒》便是描绘风情的“艺术卷”。同样出自李昆武之手，这部作品带着浓浓的怀旧之情，记录了画家走村串寨的足迹——从东山镇的云海到滇越铁路沿线的风光，从西三镇的古村到朋普镇的桂香，从可邑小镇的非遗展演到小河边村的美丽乡村图景，都被精准捕捉。为还原真实场景，李昆武专程采风竹园红糖制作工艺与虹溪文笔塔，让每幅画作皆有溯源。他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追求，在东山云海图中浓缩“风烟俱净，天山共色”的意境，在斗牛场景中定格热闹欢腾的氛围，在弥阳文昌宫画作中聚焦精美的柱脚石雕，多样创作手法尽显艺术匠心。

作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生动诠释，这两本绘本不仅是读懂弥勒的趣味指南，还是文旅融合的鲜活载体。它们让锦屏山的禅意、甸溪河的灵秀、彝族文化的炽热变得可触可感，为弥勒文旅注入了持久的文化动力。